

性理大全書

卷之十



4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

皇極經世書三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隱居博學尤精於易前
 知來物撰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運經於世起
 於堯卽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五年己未
 編年紀興亡治亂以符其學世稱康節之易先
 天之所也○西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
 所著也○西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
 自為一家○西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
 義卦畫奇偶之序其為道同太極也但其用
 字立文自為一家○西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
 多所疑惑要當且即其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
 熟脈絡一通貫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
 所謂加一倍法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
 易而止矣不可二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
 首關氏之洞極二有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一
 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
 六之數四千九百六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
 皇極經世書三

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伯易古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觀物內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地之道不過陰陽剛柔而已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

陰陽消長而為寒暑一寒一暑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而有夷險一夷一險而四維成焉四時者天之道四維者地之理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斯所以為大者也

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物之資始資生。可謂大矣。然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也。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乎動者也。天雖主動。動之極則陰生。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本乎靜者也。地雖主靜。靜之極則剛生。有時而動矣。此所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

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動也。地有柔剛。柔靜而剛動也。是天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統言之。則曰陰陽。剛柔。陰陽。剛柔。又有小大。則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也。

太陽爲日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爲日。在地則爲火。先天圖以乾爲日。乾之位。在正南。

太陰爲月。

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陰爲月在地則爲水。先天圖以兌爲月光之位。在東南。

少陽爲星。

星者日之餘有光而見故少陽爲星在地則爲石。先天圖以離爲星離之位。在正東。

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故少陰爲辰在地則爲土。先天圖以震爲辰震之位。在東北。

太柔爲水。

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潤下故太柔爲水。在天則爲月。先天圖以坤爲水坤之位。在正北。

太剛爲火。

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太剛爲火。在天則爲日。先天圖以艮爲火艮之位。在西北。

少柔爲土。

土之爲物亦柔也其性軟緩故少柔爲土。在天則爲辰。先天圖以坎爲土坎之位。在正西。此圖繫辭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所謂伏羲八卦也。

少剛爲石。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爲石。在天則爲星。先天圖以巽爲石。巽之位。在西南。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然後有木。金者從草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

也是豈捨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也。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終始而未嘗不同也。此皆育至理在乎信道者詳考焉。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陽、少陽、太陰、少陰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

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

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爲暑

太陽爲日。暑亦至陽之氣也。

月爲寒

太陰爲月。寒亦至陰之氣也。

星爲晝

少陽爲星。晝亦屬陽。

辰爲夜

少陰爲辰。夜亦屬陰。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之變。有暑寒晝夜之變。

而後歲成焉。

水爲雨。

雨者水氣之所化。

火爲風。

風者火氣之所化。

土爲露。

露者土氣之所化。

石爲雷。

雷者石氣之所化。然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爲霖。雷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

暴之雨。土雨則爲霖。霖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水火土石交而後有雨風露雷之化。有雨風露雷之化而後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

物之性屬陽。故爲暑之所變。

寒變物之情。

物之情屬陰。故爲寒之所變。

晝變物之形。

形可見故屬陽爲晝之所變。

夜變物之體。

體有質故屬陰爲夜之所變。

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性情形體交而後有動植之感感者唱也陽唱乎陰也。

雨化物之走。

雨潤下故走之類感雨而化。

風化物之飛。

風飄揚故飛之類感而化。

露化物之草。

露濡潤故草之類感而化。

雷化物之木。

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然飛走草木又更相交錯而化如木之類亦有木之木有木之草木之飛木之走其他皆可以類推之。

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飛草木交而後有動植之應應者和也陰和乎陽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也。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
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
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
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
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
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
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
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
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
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
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
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
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
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天地之生物所以萬殊而不同者以感應之交錯也感
應之交錯所以謂之變化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此之謂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
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
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

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此又言人物之有所合也。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

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形體無所不感。飛走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而為人。故唯人為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口鼻能善萬物之聲色氣味。而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所以靈于萬物也。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唯聖人然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反身而誠之。求諸己而天下之理得矣。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役於萬物而喪其良貴。雖謂之人。曾何異於物哉。

觀物內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人有耳目口鼻物有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也是故聖人盡已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已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

體本無體故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故惟變是用體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也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

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物之巨細如此。生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人之謂也。言人能兼兆物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之賢愚如此。生一一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聖人非徒能兼兆人。又能兼兆物。能兼兆物。兆人又能兼天地者。聖人之謂也。兼兆物。則謂之至物。兼兆人。則謂之至人。至物者。物之物也。至人

者。人之人也。以至物當一至人。則謂之聖人。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物之至者也。聖人之於人人之至者也。天下之物。或相倍蓰。或相千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之不齊如此。唯聖人能盡之者。以能兼兆物。兼兆人。又能兼天地故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

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無心爲心。天何所容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何爲哉。故唯能無爲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理。故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別。故能中盡物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
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
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聖人不世出也故曰非世世而效聖焉察心觀跡探體
潛用先聖後聖其道一也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故
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猶旦暮之間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
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
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
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
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
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天地萬物皆一本故雖萬殊理無異致乾坤之道簡易
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妄言妄知者不知易簡之
道奮私智肆邪說以滅天理孟子所謂惡夫鑿者也

觀物內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
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
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在於

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爲天地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

天地爲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

物。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爲道

之物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

物則萬物爲天地之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

有盡則所以爲道之物也天地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

有窮則所以爲天地之物也。

道之道盡之于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于地矣。

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爲萬物之至。

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爲天地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

天地爲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爲道之物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天地之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

有盡則所以爲道之物也天地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有窮則所以爲天地之物也。

道之道盡之于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于地矣。

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爲萬物之至。

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有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有四府者，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有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天之四府，時也。聖人之四府，經也。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而為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污隆而為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相為消長，污隆萬物，萬民盡于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觀物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

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

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

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
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
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
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
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

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
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天時迭爲消長聖經更爲污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
可以言求也

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脩夫象
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
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
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
收藏者脩夫體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
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三五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

皇帝王伯之道如此

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唯其時而已故皇帝王伯所以爲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夏商周所以爲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武周召所以爲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伯名

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其名分春秋皆五伯之事也故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三皇脩夫意五帝脩夫言三王脩夫象五伯脩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爲易之用有虞脩夫仁有夏脩夫禮有商脩夫義有周脩夫智故仁義禮智爲書之用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情周公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性情形體爲詩之用秦穆脩夫聖晉文脩夫賢齊桓脩夫才楚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爲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跡也心跡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跡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跡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跡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爲能盡之竊嘗論之心跡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烏有所謂心跡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跡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跡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跡而不達聖

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記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跡有跡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跡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跡者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柳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跡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跡而爲姦爲惡者則害於

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學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國弑君嗚呼自非聖智其孰能辨之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

含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跡者也任理則無
爲所以爲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事功著故
有象伯則任智力故曰同數而異率任理無爲天何言
哉以道化天下者也以道化天下故天下以道歸焉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
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
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
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
之也若素無素有昔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
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
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
能以德教天下昔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并包徧覆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同
禮而異教王則有刑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伯則智力
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教天下者也故
天下以德歸焉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
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

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
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
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
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
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
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
斯之謂歟

皇盡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法度備故
曰同形伯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于
天下矣形見于天下以功勸天下者也以功勸天下故
天下以功歸焉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
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
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
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
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
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
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
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
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

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三皇之治不見形跡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其道則同其所以爲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五帝則有言有教故曰同賢而異教五帝固聖矣而謂之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跡方之於三皇之道則爲賢也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五伯則

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五伯以術以率則專用變詐威力矣故天下以力歸焉力有強弱故尚爭尚爭者爭乎利者也五伯爭利而猶假虛名者尚有所畏憚也然名不以仁利不以義此所以爲伯也王者則唯仁義而已五伯雖不若王猶能有功于時過於夷狄遠矣周之東遷與滅亡無異尚能維持數百年者蓋由五伯有尊王室之名也能以力率天下有尊王室之名是猶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者也履之九三以剛處剛者也以剛處剛而不中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象伯者之事有類于

此。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

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力化教勸率此皇帝王伯之事皆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有道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勸率有異時使之然也存乎體者言乎其體也存乎用者言乎其用也體用之間有權存焉者變以隨時也變以隨時者聖人之事也天道不變生成息矣聖人無權教化隳矣非生物非生民而謂之權變則一歸于詐而已矣惡孰大焉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內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
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
以道德功力爲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爲教者乃
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爲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
爲率者乃謂之伯矣

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伯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
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

以化教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爲德者乃
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
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
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皇帝王伯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爲表裏
皆相因而成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
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
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
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不自
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
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爲今也以今觀

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亦未必爲古也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爲能知時作經以爲民極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非聖人不能體消長知損益

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跡判體與用分心與跡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跡於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跡之間體用心跡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跡體用心跡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

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伯之事也。因而因則無爲而已。因而革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爲春長而消爲夏消而長爲秋消而消爲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

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唯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于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豈有他哉以理知之故也

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

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異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闔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

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于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蓋有間乎。唯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揚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字。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于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

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跡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之賢人也。外于此者皆邪說妄行也。先君皇極經世書蓋本於此，所以觀物篇首明天地動靜而此又明動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焉。學者欲求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觀物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已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伯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伯，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伯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則兼舉之矣。孫五伯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伯猶或取之，以其有功于一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伯雖得罪於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惡，能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儻徇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下未有不亂者也。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五伯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伯以力。以道則爲化，以德則爲教，以功則爲勸，以力則爲率。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違從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伯之所以分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爲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時之既往，時之未來，皆有億萬之數，所以爲古今也。仲尼在古今之間，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謂治世少而亂世多，聖君少而庸君多也。三王方三皇，五帝時雖不同。

然固已鮮矣。後世不止雜乎伯而伯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贊堯則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贊舜則曰君哉舜也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至禹則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文王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蓋道之相傳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爲之過矣。

一夫之土百畝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窮極者矣。仲尼之道通萬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爲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富貴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所可脩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脩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務脩其所可至而務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之則患得之既得之則患失之得之則矜誇失之則怨懟苟能知己得之人與之皆天也如是則安有不知量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穰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

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
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故堯命舜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况
可以不道而取之耶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
可畏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爲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
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行累功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
亦必亡而已積行累功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
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虛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
紂以虛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虛失天下三者
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
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
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
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
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蓋周至幽厲雖
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
故至赧王而後失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
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爲善

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此之謂也。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雖殊皆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為不善其亡也速其為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為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為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為不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

澤未泯止亡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自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伯有戰國有暴秦民墜塗炭五伯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東漢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北朝又分而為十六國羯胡腥羶瀆汚中原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為不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庸君也當時藩鎮固以暴橫于外宦豎又且擅權于內

其後有五季又分而爲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
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爲天下害也淺
庸君之爲天下害也深槩可見矣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
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
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
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爲王國風春
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平
之時王者之跡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書終於文侯
之命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猶知尊周有功于時故
聖人取之始于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時
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跡熄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
絕如綫四郊之外皆非已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存
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于
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于魯至隱公
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
時也易終于未濟卦一治一亂而未始有窮也

子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
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自幽
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
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伯者
之唱鉅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
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孔子之志
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
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
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盜斯奪之矣故

犬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獨能攘戎狄而遷周于洛知
有君臣之義未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
文侯之命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
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
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
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子貢
獨見其禮已久廢餼羊徒有虛名故欲去之聖人用心

深遠以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禮雖廢而羊猶存後世
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
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
而尚能有功一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孟子謂好名之
人能讓千乘之國好名之人於道雖爲未至已能讓千
乘之國則與夫見利忘義貪取苟得無所顧藉者蓋有
間矣或曰好名之人矯僞不情烏足貴哉愚獨不然矯
僞爲善豈不賢於矯僞爲惡者乎竊嘗論之爲人君者
能知堯舜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堯舜好之而不已
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爲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
爲可好則莫不願爲稷契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
亦稷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爲可好好之而
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孔顏而已嗚呼名者治世脩身
之具也烏可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
豈不貴哉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
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
難乎厥後齊祚卒爲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

之有三家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畢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君臣父子天下之達道人之大倫所以維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綱五常絕矣篡君弑父無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大夫既僭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故雖管仲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猶

不知禮况其餘乎其甚則魯之三家以雍徹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况於執國命乎始於僭踰卒於攘奪勢必然也故田氏之於齊韓趙魏之於晉終逐其君而盜其國嚮使齊晉之君不敢僭周則所謂田氏與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盜其國乎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出乎爾者反乎爾不思之甚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時固已知堅冰之必至宜辨之早也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爲之子其僭

王也不亦陋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代恃強凌弱與豹虎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

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耻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爲強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爭勝負而脩召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
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爲盛秦
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皇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
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
海庚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
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
于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

秦穆公能改過自誓伯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
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
也狂狷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近於王道者雖一善必錄

聖人之心如此然終于秦誓則世之盛衰道之汙隆可
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強其後始皇
并吞海內而乃尚刑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
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貽
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
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
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
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
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

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